

新興正名的原住民族作家

文・圖／鄭雅雯 公共服務組

自20世紀初才陸續正名「成功」的五個族群的文學書寫，除了從泰雅族獨立出來的太魯閣族、賽德克族外，皆是相對人口更少數的族群，即早先被視為阿美族的撒奇萊雅族，甚或之前被歸為平埔族的邵族與噶瑪蘭族，要呈現其文化乃至書寫，實是件困難的挑戰。

寫完延續日治時期以來人類學依語言「被分類」的高山九族後，即想也該嘗試整理自20世紀初才陸續正名「成功」的五個族群¹的文學書寫，除了從泰雅族獨立出來的太魯閣族、賽德克族外，皆是相對人口更少數的族群，要呈現其文化乃至書寫，實是件困難的挑戰；即早先被視為阿美族的撒奇萊雅族，甚或之前被歸為平埔族的邵族與噶瑪蘭族。至於其他語言線索或族譜資料散失更為嚴重的平埔族，如噶哈巫族、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宰族和西拉雅族，甚或基模族等，談及其文化復振將是更艱難的議題。

邵族作家

邵族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及水里鄉，大部分邵族人居住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少部分原來屬頭社系統的邵人，則住在水里鄉頂坎村的大平林。人口大約700餘人。相對而言，邵族是知名度非常高的族群；或由於所在位置的觀光發展即早對外交通，衝擊其語言及文化傳承，筆者目前惜仍未尋獲該族作家身分之作品。

太魯閣族作家

太魯閣族大致分布北起於花蓮縣和平溪，南迄紅葉及太平溪這一廣大的山麓地帶，即現行政體制下的花蓮縣秀林鄉、萬榮鄉，及少部分居住於卓溪鄉立山、崙山等地，約有2萬8000人。

眭日羿·吉宏，1962年生於花蓮秀林鄉銅門部落，為太魯閣族第一位人類學碩士，任職小學教師。國中時期即有文藝青年的態勢，喜歡將自己的想法、情緒付諸文字記錄；就讀花蓮師專時期開始在校刊發表，多半是對大環境的憧憬與理想等抒情創作。至服軍役期間受余光中、洛夫等作品風格影響，並加入自我族群文化元素的創作，開始受到文學創作獎項的肯定；如〈巴托蘭記事〉，曾獲2000年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詩歌組第三名。

那是太陽高掛雲層閒散的季節
二千公尺海拔溪澗漂流的餽贈
水鹿在檜木林環繞的山脈啃食青綠嫩芽
山豬露出獠牙跌窠小木屋附近的芋葉田
然後陷落對抗獵人必然的網結
(牆上懸吊的獠牙頭飾正無奈地承受自己的宿命)
松鼠攀爬抖落枯葉留有山羌踏過的蹄印
獵圍先覺者在小河旁諦聽希利克鳴叫的飛向
飛鼠棲息幽暗樹叢 眼神緊盯松木煙烤的山羌風味
在隱隱流動的鼻息之間
在月亮透射霞光的薄翼裡
在木瓜的巨印依舊染滿童年的想像時光
你站立磐石斜岩上的平面台階
像聖山上的白石一樣乘迎獵魂

——節錄自〈巴托蘭記事〉²

執教鞭後的晁日羿受邀參與中研院民族所的賽德克族文史重建計畫，開始大量進行田野調查的他，文學創作書寫也轉換為大量的訪談紀錄。由於對於自我族群的好奇與強烈的求知興趣，他不斷追溯著族群的遷移步履與歷史記憶，嚴格地自我期許每年完成一個研究計畫；及至2000年就讀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時，他已有豐厚的田野素材，只待運用所學習的學術視角重新解讀分析，轉以理性實證的學術語言再詮釋與論述書寫，有諸多研究論文發表。

然而，歷經太魯閣族正名運動的族群參與及凝聚，外表內斂、節制，內在卻熱情而敏銳的他，書寫如同生活中呼吸一般自然；不時為生活中族群事務或體驗觸發而寫，作品稱豐：〈莫那·魯道〉、〈春祭父靈〉、〈烈日英雄傳〉、〈獵魂〉、〈玫瑰石〉等。隨時光的積累，晁日羿越來越自在純粹地為自己、為記錄族群文化而寫，2011年出版《太魯閣族部落史與祭儀樂舞傳記》，整理十多年調查傳統祭儀成果，乃至轉換樂舞傳習的過程，充分體現其族群主體性之實踐；近年更致力以「族語」書寫，〈金猿深情：猿母篇〉獲教育部第二屆（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新詩優選。

任我狡黠靈躍

終也難逃獵人貪婪的眼珠

一支毒箭插入我那

傳自祖先的閃著金光的毛髮

鮮紅奔注

血脈貫張

傳統的悲啼

再次撼動了深林荒原

……

即使人類啃嗜血嗜骨

也不能讓我的心志屈服

凡是現在離散的

終將團聚在原有的居地

再次相聚於祖先的居地

——節錄自〈金猿深情：猿母篇〉（中譯）



賽德克族作家

賽德克族是由Seediq Tgdaya（德克達雅）、Sediq Toda（都達）、Sejiq Truku（德路固）等三語群的族人所組成，主要分布在台灣本島中部（包括發源地為德鹿灣（Truwan），為現今仁愛鄉春陽溫

1.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依序在2001年、2002年、2004年、2007年、2008年由官方認可為原住民族，享有法定的利益和權利。
2. 收錄於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詩歌卷》（台北：INK印刻出版，2003.3），頁181-187。

泉一帶)、東部(移居地花蓮縣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以及宜蘭縣大同鄉與南澳鄉)。人口約有8,000人。

去年(2011年)由魏德聖導演歷時12年所製作上映的《賽德克·巴萊》影片，監製國際知名導演吳宇森曾盛讚此片是「台灣第一部真正史詩般的電影，也是全人類或全世界都會感動的故事。」使得「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廣為一般大眾所認知。

郭明正，埔里高工退休教師，是南投清流部落、霧社事件的遺族後裔。受魏導演聘為電影的「族語總顧問」，他花了許多時間，以口述紀錄與文件著述，參與「賽德克正名運動」，為「霧社事件」整理史料；且最重要的是將用中文寫作的劇本完全翻譯，實是一件艱難又深具傳承意義的文化轉譯創作。

另，其作品〈繡眼畫眉靈力展現的傳說〉、〈「霧社抗暴」祈禱文〉分別獲得教育部第一屆、第三屆族語文學創作散文優選。節錄後篇譯文：

你們當時的所作所為多麼地壯烈！

你們以透過本族的gaya反制了奴役我們的敵人。

你們用盡一生的膽識，

你們也一個個地越過了神靈之橋。

你們當時的所作所為多麼地壯烈！

那是你們自己的抉擇，

那是你們自己遵循了祖訓，

那是你們自己編織生命之主宰而戰。

——節錄自〈「霧社抗暴」祈禱文〉(中譯)



郭明正以德固達雅語書寫的〈「霧社抗暴」祈禱文〉獲得教育部第三屆族語文學創作散文優選。(圖片翻拍自《教育部100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

噶瑪蘭族作家

噶瑪蘭族，過去居住於宜蘭，目前遷居到花蓮和台東，約有1,300人。

潘朝成，族名木枝·籠爻，1956年生於花蓮，曾任公視原住民新聞雜誌記者，現任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講師。自高中時期即喜愛攝影，曾師從攝影家阮義忠，後由「表象之美」的沙龍攝影轉向黑白的報導攝影，成立「烏踏石仔攝影工作室」，從事攝影教學之外，也記錄及關注受社會遺忘的角落，尤以老榮民為主題的《異鄉人》深受矚目。直至1993年夏天，為拍攝阿美族豐年祭至豐濱鄉新社部落，巧遇宜蘭老家的鄉親，自此踏上尋根探索之路；相關紀錄於1999年出版《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噶瑪蘭族》，挖掘出老一輩隱藏身分的歷史記憶與家族酸楚；其筆鋒適如其人，犀利批判且論理不撓，「我並不同意有些研究『原住民身分識別』的學者以社會組織、文化、血緣、語言特性等作為原住民族身分認定的客觀標準，因為當客觀環境被歷



噶瑪蘭族作家木枝，籠爻於1999年出版《永不磨滅的尊嚴與記憶——噶瑪蘭族》，挖掘出老一輩隱藏身分的歷史記憶與家族酸楚。

來的統治者刻意破壞，導致原住民難以維繫傳統或自主的生活型態，這種標準就失去了意義。更何況歷來的統治者並沒有提供一個環境讓原住民的傳統和現代文明並列發展，才會造成大部分原住民文化價值的瓦解。」

在其接受公視原住民影像工作培訓後，開始拍攝《鳥踏石仔的噶瑪蘭》；及至1998年進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研究，仍不斷四處拍攝需要「去除污名化」的專題報導，力挺弱勢族群文化，如《吉貝要與平埔阿嬤》、《我們為土地而戰》，從自身的噶瑪蘭外，也促成其他平埔族正名的認同運動！期間報導寫作多發表於《東海岸評論》、《中國時報》、《台灣時報》等媒體。近年在教學之外，則繼續記錄噶瑪蘭的傳統祭儀及工藝技術，並實踐花蓮縣噶瑪蘭族之規劃發展，成立「新社香蕉絲工坊」推動噶瑪蘭族新社部落——編織東岸香蕉花園十年發展計畫；之外也常與原住民部落工作隊合作，不懈地關注、監督原住民政策之走向。

撒奇萊雅族作家

撒奇萊雅族的聚落主要分布於台灣東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蓮縣境內，約有800人。

李秀蘭，族名李信·書達，生於花蓮；父親兼具撒奇萊雅族和漢人血統，母親則為秀姑巒阿美人，國立東華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畢業，任職國小教師。學生時期即屬文藝少女的李信，熱衷書寫創作，作品包含新詩、散文、童詩及兒童文學，是各類創作獎的常勝軍。個性熱情活躍，除創意投入教學外，亦參與原住民族文化展演活動常至國外交流；乃至參與曾擔任阿美族神話故事、撒奇萊雅族文化教材主編、撒奇萊雅族祭典暨歌謠數位典藏等無形文化資產調查計畫主持人。

其族語新詩作品〈想念〉、〈我的部落〉分別獲得教育部第二、三屆族語文學創作優選。

常常在想念你時 哭泣
想要哭泣 呼喚你已沉睡不起的靈魂
就像淋漓的春雨 日復一日為萬物的重生而下
只願思念
能化為千萬縷微風
在無垠的天地裡 翱翔
在淺淺的日光裡 漫遊
在閃閃的星辰下 閃耀
.....
啊！想念你呀，你呀！
回憶只是不想忘記
只是啊只是 想藉由記起
給自己再 重新出發的力量

——節錄自〈想念〉（中譯）



撒奇萊雅族作家李秀蘭新詩作品〈想念〉獲教育部第二屆（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優選。（作品翻拍自《教育部98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作品集》）



李秀蘭作品〈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更獲2010年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族語報導文學金典獎」，滔滔細絮關於族群的認同與文化傳承的甜蜜負荷。



特別其作品〈親親小奇萊——撒奇萊雅族正名記事〉，更獲2010年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原住民族語報導文學金典獎」。該獲獎作品文字的風格偏向散文隨筆，又不失報導文學「感動讀者」之張力，字裡行間充滿了浪漫的詩意，記述族群復振過程自然生動，以強烈清晰的主題意識，活潑跳躍於各章節之間，卻又通篇都能緊扣文章的題旨和核心，滔滔細絮關於族群的認同與文化傳承的甜蜜負荷；她抒情溫柔的書寫風格，真摯動人地再現其公公李來旺校長等人，為了撒奇萊雅族正名無私的付出，終使族群獲得肯認與傳續。相信即使不識李校長過往倡議並實踐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教育與文化薪傳者，閱讀該作品仍能同感其貢獻與氣度，令人感佩與懷念不已。

更強烈的認同書寫

比起之前早已被大社會認知的「傳統九族」之原住民作品來說，必須「再度」透過族群運動、正名抗爭陳情，才獲得現今官方認定文化身份的「新」五族而言，或許相對受到更多的壓抑，使得其作品風格多顯哀傷、不平。復依人口比例而言，其投入「族語創作」之努力，反而更甚於其他族群的書寫；不知是歷史肇因之文化存續危機意識，或長久「隱藏」的族群認同得以抒解，在這些作品中令人感到一種濃烈而堅定的我族意志與龐大能量，彷彿那句席捲全台的「賽德克·巴萊」！